

三



三

祖氏遺編卷第七

浦城世裔之望編次

贈遺

劉祖 企亦作企之
宋 義成太守

陶潛示祖企等三郎作

時祖企周續之謝景夷三人皆讀書校禮

負痾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
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
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
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唐祖詠祖與摩詰最厚

王維贈祖三詠齊州官舍作

蟪蛄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
高館闐無人離居不可道閑門寂已閉落日照秋草雖有
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潁去年歸舊山結交二
十載不得一口展貧病子既深契濶余不淺仲秋雖未
歸暮秋以為期良會詎幾日終日一作自長相思

王維齊州送祖三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一作傷離荒城復愁

人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一作空

佇立

喜祖三至留宿

門前洛陽客下馬拂征衣不枉故人駕平生多掩扉行
人返深巷積雪帶餘暉早歲同袍者高車何處歸

儲光羲華陽作貽祖三詠

朝行敷水上暮出華山東高館宿初靜長亭秋轉空日

余一作餘久淪汨重此聞霜風浙瀝入溪樹颼颼驚夕鴻

棲然望伊洛如見息陽宮舊識無高位新知盡固窮夫

君獨輕舉遠近善文雄豈念千里駕崎嶇秦塞中

盧象送祖詠

田家宜伏臘歲晏子言歸石路雪初下荒村一作山雞共

飛東原多一作同煙火北澗隱寒暉滿酌野人酒倦聞鄰

女機胡為困一作因樵采幾日罷一作解朝衣一作被

宋祖無擇所著有龍學集初名煥斗集蓋以知陝府日歐陽修餞行詩右掖文章煥星斗語名

之而歷官龍圖閣學士故易今名

歐陽修答祖擇之書

龍學未第時發書求教差人詣洪州投下文

忠公時為職官次年龍學第三名及第

修啓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

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某少賤而

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

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

媿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

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

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

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
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
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
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
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
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
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
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
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謂文用

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
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士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
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足下之
言高趨遠好善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
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
此古之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
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
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章者輝光施
於世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

合者而不棄其愚將以某爲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手書與擇之

修啓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歎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記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違實深爲恨暑熱道路不審台候如何惟冀以時自愛

送祖擇之赴陝飲別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樽酒豈惟明日難重持
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
花開誰得屢相過盞到莫辭頻舉手歡情寂寞酒量減
置我不須論老朽奈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
擇之聲名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謠
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爲手把鋤犁汝陰叟

司馬光送祖擇之守陝

狀元呂椿榜擇之第
三名溫公第六名

聲教空巖穴夫君集帝庭辭華動丹旻光價塞青冥峻
德爭推轂榮塗易建瓴陸離寒水石磊落曙天星得喪

誰先識艱虞困屢經蹉跎渥注足漂泊鳳凰翎粉署疎
恩紀甘棠寄典型仁風思布濩疲俗待綏寧賤子良多
媿餘光每乞靈題名聯土版占籍備民丁種種顛毛白
蕭蕭壟柏青陌頭瞻皂蓋獨立涕飄零

晚春病起呈祖擇之

風日正和柔身輕喜病瘳嬾拋殘蠹簡暖脫敝貂裘值
客開青眼逢花忘白頭家家好春色何日可同遊

送祖擇之分司京西御史臺

人生榮與辱百變似浮雲自有窮通定徒勞得喪分消

愁惟有酒娛意莫如文方丈常蕭散其餘何足云

邵康節和祖擇之

是時龍學知開封府

吾家職分是雲山不見雲山不解顏遊興亦難分日限
夢魂都不到人間嵐烟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嘗有暫閒
洛社交朋屢思約幾時曾得畧依攀

寄祖龍學

三十年交舊相逢久白頭海壖曾共飲洛社又同遊脫
屣風波地開懷松桂秋兩眉從此後應不著閑愁

謝祖龍學

時在西京

元上進卷七
恩深骨髓爲慈親義重邱山是故人歸過洛陽舊遊地
白雲收得薜蘿身

王安石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
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
則有本末先後勢權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
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
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
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

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
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
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
生十年而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也書
之策則未也閒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躬若
施於朋友褊迫陋庠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
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耶請書所爲書序原說
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手書答祖龍學

早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仕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罪於君子者皆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小罪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乎除惡然後怒者共

資此以爲言乃某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才絀一官而豈足以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預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傾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

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有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况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罪固大善卽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罪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

者之戒幸留意之報我以無忽

和祖龍學登紫薇閣

同爲知制誥日

漠漠秋陰護掖垣青雲只在兩楹間官樓唱罷雞人遠門闕朝歸虎士間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想道家山却慙久此隨諸彥文采初無豹一斑

掖門相對做銅環轆轤飛甍在兩門潤色平生知地禁登臨此日媿身閑浮雲倒影移窓隙落木回飈動屋山忽憶初來秋尙早紫薇花點綠苔斑

梅聖俞送祖擇之赴陝

古來分陝重猶有召公棠此樹且能久後人宜不忘君
從金馬去郡在鐵牛傍山色臨關險河聲出地長尊無
空美酒魚必薦嘉魴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勸桑

送祖擇之北使

燕山常苦寒漢使涉靈臘路長人馬愁風急沙霰雜宿
造穹廬閑行逢獵騎合獻鮮禿髮馳問驛華言荅每食
冰生盤欲飲酒凍榼見其君長時國禮何勤納中朝厚
仁恩四海望閭闔乃知日月光照必蠻夷匪歸來易輕
裘賜對延英閣

送祖擇之赴陝和韻

古人相送贈以言今人相送舉以酒酒行慇懃意豈疎
酒能躊躇悲更有行當何之來者誰陝州兵吏爭迎走
壺漿往往過函關翰林惜別方攜手自言老夫遇知難
願得公詩爲不朽公因索筆作長謠落落寓言誠十九
我慙竹管厠宮懸縱合律度應亦偶太守西行已不貧
忽獲明珠盈大斗歸立螭頭未是遲暫向棠陰問遺叟

和祖擇之盧石詩

袁州太守蓬山客來過盧家尋怪石盧家百物今已空

唯石難移留舊蹟埋沒尙存三四分
雨淋日炙如皴皴太守惻然呼健兒
荷鋤秉鍤爭來役健兒掘土不爲堅
旋旋剝沙見圭隙漸奇漸異人忘勞
更索更深知幾尺高峯削出嵩華骨
虛竅鑿破蛟螭額千指曳繩亞四輪
擊鼓助力歸東陌東頭河水官道傍
黃沙洗盡何蒼碧故宅愈冷東湖喧
貴賤競觀無礙隔太守自憐堅直心
愛少憎多屢遭謫南至蒼梧及桂林
名山徧訪無窮僻所宜厭慣不入眼
向此孤吟尤愛惜我思永叔滁陽時
大誇古翠菱溪獲作詩遠寄子與蘇
高唱相隨無節拍

今知賢人趨向同玩好託情無俗格
建康從事胡公疎一見祖君如李白
雄才落筆瀉天河綴韻孤清仍險窄
入探龍穴誰爲難辭通造化方能敵
殿後吾雖胆力強獨鞭疲馬終無益

劉敞和餞別祖擇之赴陝詩次韻

驪駒在門且勿喧主人留客姑進酒
一時轉盼已陳跡千里相望更何有
祖侯聲名二十年天下英豪共奔走
誰云白髮寄郎曹更喜朱轡入吾手
揚雄天祿就寂寞召伯甘棠變枯朽
乃知人事不如意自古十常有八九

男兒何會計出處時運由來有奇偶莫嫌青雲晚著鞭
會取黃金大如斗君能日飲和天倪餘事無何付北叟

范鎮次韻

使君分陝惜別難緩聽長吟速行酒荆山北面黃河南
千里封疆爲已有往來無窮西復東袞袞輪蹄利名走
甘棠雖云勿剪伐未必從前不傷手當時遣愛安在哉
賴有聲詩傳不朽擇之才亦如新礪歷年何啻十有九
胷中蘊蓄富術業此行直欲古人偶近世只知厨傳爲
不顧虛名似箕斗寄言道路如采詩但問樵夫與田叟

江休復次韻

西掖門外駐征軒修書院中傾別酒諸公磊洛方具來
顧我哀遲亦何有祖侯銜使才北歸亟請甘棠復西走
函關侯吏齊引領翰林主人惜分手高談抵掌華屋頭
賦咏題詩樂難朽飛觴舉白至無筭擊楫誓清不殲虜
著鞭壯士寧後時隱几先生仍喪偶擇之去冬悼云定國能飲
動論石山公雅望潛增斗紛紛醉袂影就判悒悵高陽
一狂叟

吳奎次韻

元正通系 卷七
陝郡太守來告別翰林主人爲置酒急喚尋常詩酒伴
要誇此會爲難有席間騁辯何快哉恰似縱九臨坂走
詼諧往往笑絕倒同異時時瞋掉手共憐奇偉出塵冥
却欲昏愚浪枯朽從來豪舉必兼包擊節齊侯容九九
我實鄙鈍不曉事賢公采取寧非偶擇之文行衆所珍
昔日乘槎犯牛斗年將老矣又分符莫遣安排用莊叟
任大中和祖擇之盧石詩

宜陽刺史才祖擇之維傑大旱雨一方盡使焦枯活公
退趣尙深水石探其絕長江北岸林唐有盧子發曾居

此林下高把簪組脫歲遠成荒墟佳名詎泯沒有石數
尺長猶是舊時物况辱泥途久實有堅重節擇之渡水
見力爲心慘切萬夫一呼聚撓動雷聲揭地險若驅來
巖谷俱震裂幽輔郡東河脫得太華骨白玉漏纖紋雨
頻爲藻刷草蔓漸盤遶柳絲密揮拂潤恐欲迸泉恠亦
有奧穴安知無螫龍時見微雲出幾因掌夜吟簾曉捲
殘月氣暗逼人寒蒙籠未苦別煙重風掃開獨立勢突
兀蘇武見單于傲倪腰不折人皆盡將歸於筆恨麤拙
擇之豈不賢天涯避讒舌對此憂足忘我觀未甚悅不

得見媧皇願天無破缺

蕭元宗和盧石詩

石是人非世所傳宜陽城郭古山川和光瓦礫會無累
委質泥沙積有年地僻久為神物護時來方遇使君賢
介然作鎮東湖上德政何當向此鐫

余靖謝擇之見訪西園

尚書余靖在韶州住龍學時為廣南東路轉運

使

初聞結駟訪幽齋拂曙呼童掃綠苔方愧蓬蒿開徑晚
已驚騶馭過江來林間載酒情偏願門外回舟事可咍

交態於今易離合感君篤舊重徘徊

答擇之借山居要術

經濟諒周當世務收藏敢秘老農書相逢莫羨山居好
歸去蓬山有直廬

袁涉和祖擇之題仰山元韻

客意正索寞詩筒江際來一聞清玉韻如見翠屏開磅
礴霄漢外騰凌鸞鳳回仙源朝露蔽乳竇夜風逐九月
已冰霰三時無沴災徒均南畝澤應老鄧林材岌岌聳
天柱巖巖尊國台高名皆禍爾直賞豈然哉紫蓋欹松

元氏遺編卷七
蔓青錢點石苔神虬潛天矯皓鶴舞毳毼采藥蕃芝朮
尋花有杏梅丹臺今窅窅蒼壁石鬼鬼絕頂飛泉落平
崖枯柏摧勢堪卑蔣霍名不假劉雷釋子安生計幽人
足隱媒雲中認旛刹漢上醉觥罍華戶方窮阨籃軒阻
奉陪耳愁塵事入心怯歲華催已作五噫咏元非三傑
才先將邱壑意摹寫寄春臺

沈遜和祖擇之元韻

一自曾經別于今嘆索居善交思柳惠多病是相如官
下頻無况天涯每得書舊懷長惋嘆此會合踟躕曉露
生蘭苑秋風動鱸魚蕭然林野性與世轉爲疎

祖氏遺編卷七終

祖氏遺編卷八

浦城世裔之望編次

贈遺

宋祖無擇

李泰伯為祖龍學袁州學記

慶歷中詔天下郡縣興崇學校皇祐五年龍
學自廣南東路轉運使移典袁州下車之初
迺議改學次年至和甲子學成盱江李泰伯
撰記刻石以識其事京兆章友直篆額河東

柳湛書世號三絕熙寧元豐間館閣第天下
學記以袁州爲冠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
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
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
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
失儒教濶疏以稱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
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
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

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
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乃諭于衆
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麀六國欲帝
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
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
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
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見不
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
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

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
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廷教學之意若其弄
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家之憂是
年實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寄龍學長篇

是時龍學為秘丞

我本山中人好尚與眾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固無幾昨
者應茂才西行覲朝美時當慶厯初選舉實多士茫茫
帝王州栖栖遠遊子攜錢賃破屋乞火蒸陳米鞍馬到
即賣僮僕癡難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塵市數步則一

歎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質野言語欠婉媚聞人顧之笑

將命見而避往往得所請踟躕向前跪向能剖懷抱浪

自慕尊貴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野夫等麋鹿芻豢

非所冀歸來坐空窓惆悵久不睡塵埃滿鬚鬢息惡入

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黽勉待報聞愁憂遂經

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有奴來啄門手披

上聲

刺承命驚下牀赤脚誤穿履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

名顯官且達見我當何為再拜謹就席熟視知可畏昂

昂貌甚古崖石掀氛翳渾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銳高談

元氏遺編卷八
貫先哲推意在茲世昔人相遇問一言猶合契今吾於
擇之寧假再三計自此君往還中心蔑疑貳如熱息廣
厦如饑享盛饋君授南康守舟維蔡河涘我館沐之陰
前去路則邇時時結帽帶踽踽尋英軌衆人嬌綺羅相
對初蘭芷朱絃自三嘆笑殺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
一反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匏繫曠日及孟秋皇慈始
收試崇崇九門開竊竊三館秘主司隔簾幃欲望不可
跂中貴當振闌蒐索徧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地
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禮一

朝在檻穽兩目俱盼眙捉筆析所問移時數千字讀書
取大者纖悉或靡記炙背雖自奇寧當至尊意龍馬騰
大衢駑駘合羞死量才與揣命坦蕩更何事振衣托歸
舟河流迅弧矢淮清江且平踰月在枕几及過廬山南
聞君初布治船檣旣入岸馬首已來暨招我到府署相
見共欣喜嫩橘滴千苞肥魚斫千尾蕭晨徹骨清佳景
邀人醉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至草草成別愁悠悠渡
湖水是時東方曙俄然北風厲陽鳥畏威逃江神以儒
戲氣象斗不同波濤大可悸長帆張欲裂孤舟蕩無倚

或從玉井出或自銀山墜篙工斂手立脈脈無窮淚從
者閉目坐嗟嗟不能視我時撫杖歌分作長江鬼所悵
生劬勞不孝而已矣禍福果無幾險難行可弭脫身得
平康引領望鄉里厥後過漢日幸得見雜梓入門何怡
怡饌具有甘旨稚女能紉針驕兒徧生齒芟除開草萊
疏通舊沼沚吾廬可終焉生計由此始郡守方仁賢學
宮盛修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設經藝麻衣何紛紛鄉人
子若弟不惟務章句所欲興禮義施爲有本末動靜有
綱紀蚤與雞同覺夜與月相值孳孳忘飲食斷斷在文

史持附南康書或逢北來使尺素雖滿前話言難到耳
始及三年冬聞君受朝寄名稱按刑獄勢可平寬滯故
人漸大任賤子差自慰軒車自己遠翰墨亦難致薄命
良可傷降災渾未已是年之季冬舉家纏痲癘老母尙
委頓微躬蓋螻蟻形骸非有我魂魄與心離權柄在鬼
物功力非服飾曉突誰能炊午關猶未啓荏苒再間月
幸會天不棄春風動枯槁甘雨洗根柢行行夏交秋吉
微凶不替高堂何戚戚疾病日攢萃一夕脾臟間發泄
不復止詰朝問無言目瞑口齒閉號啣諸孫兒雜沓大

鼎沸嗟哉當彼時誠恐弗可諱醫師相急熱巫覡兩經
諱藥草極酸辛法術殫恠詭薄暮乃復蘇踰旬僅知味
方茲戀庭闈旋已對獄吏試言其所由內省亦無媿有
人同州閭發迹自徒隸竊彼儒衣裳曾亡小材技突如
游京邑欲以干明睿朝家焉可欺羈旅謀自濟乃造黃
紙書更取青袍衣乘船歸南方歛板謁當位自言章奏
奇因藉宦官勢詔文降自中宰相不預議既然能占天
且曰善興利江淮一經過郡府十不啻到處爭逢迎莫
能思處置轉運苦愛奇得之如國器故使按坑冶庶可

長才智小人靡忖度假寵愈放肆行符索吏卒圈印發
傳遞閭閻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遮道結繒綵鋪筵塞珠
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爲典刑獨自誇瓜觜
在昔秦無人繞朝贈之箠繫磬碌碌寧不恥作書貽諫
官姦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取真僞是夫知計窮
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眩我準例皆拘係幽幽囹圄中憤
憤爭競裏周旋二千日乃克見功機畫地尙不入叢棘
焉可寘惟茲謝吾母幾不全髮體教道亦難行凡庸豈
同志吁哉養英材徒以釣積毀篋書歸敝廬庠門任蕪

穢去年仲夏後盛暑若火熾郊園有餘爽蔬果聊可嗜
時復觀田疇畢力奉耘耔人生俱飽煖此外皆淫侈懷
思非一日欲去無雙翅俄聞遷黃州又說丁喪制古來
聖與賢誰不遭醜詆蜀日駭狗犬夏鼎愁魍魅人壽有
短長孝子謾憂思滅性經所貶節哀禮爲是矧夫王佐
才簡在唐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偉加飯苟如願
蒼生猶有待適時匪我長才朽乃所擬道義果弗克富
貴反爲累回憲本無官桀紂焉得比俗子但相非吾心
已居易近者遊葛陂念君在衰臬作詩布幽懷讀之勿

嗤鄙

題袁州東湖樂游堂呈龍學

古郡城池已枕江東湖更在郡東方水仙座下魚鱗赤
龍女門前橘樹香路絕塵埃非洒掃地無風雨亦清涼
使君待客多娛樂只有醒時覺異鄉

題袁州宜春臺再呈龍學

謫官誰住小蓬萊惟有宜春有古臺千里待看毫末去
萬家攢作畫圖來雲中羅綺香風落月底笙歌醉夢回
莫怪江山若相助騷人沒後得真才

送春一首呈龍學

時在袁州

宜春臺上送春歸
淚滴金杯不自知
懊惱黃鶯解言語
飛來唯見落花枝

又送春二絕句呈龍學

去年春盡在宜春
醉送東風淚滿巾
今日春歸倍惆悵
相逢不是去年人
東風去此幾時來
雪裡梅根待暖迴
莫似仙家寥落甚
蟠桃千歲始重開

和祖擇之詠釣臺

此臺幽隱傍溪居
小小嚴陵一釣磯
天寶詔雖搜逸切
歸官歸服芟荷衣

題東湖二首呈龍學

萬象城東雅入詩
半湖雲靄卷殘輝
老龍惜雨慵離蟄
幽鷺逢人慣不飛
岸僻自宜安釣石
波清誰礙濯塵衣
使君公退便遊此
却恐吾皇急詔歸

郡藏好景有東湖
誰道蓬萊遠無路
水底芙蓉漫託根
爭如岸上甘棠樹
客來坐見碧波中
魚跳潑刺頰尾露
下釣不及呂尚賢
明月清風又歸去

寄龍學

衆人皆銳進唯我復幽居慮遠夢多亂身閒氣不舒
干求非得位好尚豈詩書日夜又日夜霜寒鬢髮疎

張徽聞祖擇之曾遊潁州西湖詩以寄之張嘗為朝

議大夫上柱國致仕

河勢橫斜帶地形碧油具施昔常經驛名未改風塵黑
碑字猶存雨薜青薦福寺園林曾杏渺擷芳亭州渚妓
娉婷汝南一值賢人降分野於今占德星

送祖龍學寄王元之郎中詩是時龍學在東京

未持雙節去朝元玉陛猶虛侍從班龜洛舊遊天直上
雞林新句海中間品流有日歸陶冶隱逸無時奉宴閑
鶴馭仙遊何處所軒皇冠劍在橋山

陳侁和祖擇之詠彭徵君釣臺

東有徵君真逸居有臺可釣傍漁磯志高不在魚并餌
回睽滎陽血染衣

和祖擇之十閑詠十首時陳通判袁州

時豐公事少筆硯任橫斜環郭江山秀人情等物華
有象階前景無聲膝上琴何勞分鄭衛視聽不關心

窮谷寓形久漸無問俗方文章古刺史謂韓愈今昔竊餘光

穢草誅還密浮萍去又生輒汚如鑑淨有客若為情
秀泉開舊甃初試仰山茶叔寂有餘意池蓮三五花
園涉日成趣窮詩嬾綴裝梁間冰雪句屈指歲華長
洗竹遙山出流泉到曲池可憐波萬頃黽勉對滄漪
道院今猶古閒中事可書鷺鷥馴不去誰可得親疎
登堂方再月已許慶豐年偶繼前賢跡承流頗裕然
鴻鵠遠矰弋魚鳥脫池籠始覺無一物方知萬事空

閻珣答祖擇之

閻時為江西運使龍學示以吏隱宜春郡詩因成五十六言報之

達觀終知世事勞利名都是一鴻毛登瀛自有仙遊樂
緩帶何妨吏隱高深意庇民躋富壽正辭華國聳英髦
搏風九萬期鵬翼且傲松軒弄彩毫

宋據和龍學同登宜春臺韻

登高佳節喜重來會客依隨五馬開帽落秋風隨意適
盃迎露菊趁時催東籬幸有主人席絳帳那逢上客陪
時李泰伯預也欲報君恩話歸去不妨尊酒論文才

羅誘和韻

九日經年一再來不妨吏隱遣懷開時豐訟少欣多暇
秋晚花黃儘任催幸遇登高兼燕樂喜容落帽徧追陪
預愁詔入三公去芹泮誰思樂育才

章友直和祖擇之遊震山巖韻

巖因更號震山居臺上猶存舊釣磯一派滄浪真隱處
澄濤尙有濯塵衣

曹輔呈祖龍學

曹公諱輔字子方登嘉祐八年乙科官至朝

奉郎守司勳郎中號靜常先生龍學出鎮杭
州日司勳爲杭州司法嘗舉之

此生飄泊住乾坤南北東西豈更論萬里欲封防墓土
十年重到李膺門少驚人事時千變盡付羈愁酒一尊
主上思賢厚風俗如公終未老邱園

尙書張杓重修袁州學祭祖龍學

學正孫
謹代作

尙書字定叟移其祠在州學講堂之西郡庠
亦繪尙書生祠與龍學祠堂俱焉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冬十有二月庚申朔初二日辛

西通直郎權發遣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張
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建學太守龍學祖公
之靈惟公蒞政詳明富學粹深皇祐五年來自禁林環
瞻學宮地隘于楹至和甲午乃克定遷生徒居西祀官
其東殿堂門廡屹然邃崇厯載深遠圯陋勿治代或更
制寢違雅規士莫振耀喟然永歎豈無伊人孰意在泮
杓視事三日肅躬祇謁顧視迫狹惕汗背浹迺議經制
一新輪奐緬想遐風頓還舊觀工既畢事禮嚴舍菜載
繪遺像雍穆如對迺立公祠迺頌公德邦人之思是儀

是則由今視古忝繼邦紱作新斯堂以詠所芟率僚告
成諸生在庭酬以清酌薦以惟馨公靈所之星辰河嶽
願言來燕以開後覺尙饗

童宗說春祭祖龍學

童字夢弼
袁州教授

龍學祠元在州學右廉之前郡庠時祀之偶
坐而配饗者通判陳君侁也

維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十有一日丙
寅迪功郎充袁州州學教授童宗說謹率在學諸生以
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前太守龍學祖公之靈惟公學爲

儒宗政爲吏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皇祐五年來刺於
茲蜀有文翁閩有常袞千載相望壅培道本迺築新宮
祠韓退之山斗昭揭俾民不迷乃設經帷延李秦伯勒
記在堂其光有赫乃修賢墓表鄭都官忠厚之教如珠
在盤乃開東湖立廉遜亭遜亦作與造次顛沛率人以誠既
作泮宮旣多受祉報政還朝潤澤豐美遺愛迄今百有
七年所憩所芟甘棠在焉士民思公若慈父母雨露旣
濡選牲爲酒僕忝教官再拜祠下薦以馨香配以別駕
公兮少留猿春鶴秋無我敦遺此邦是庶尙饗

祖無頗

公時以祠官居蔡

秦觀爲無頗作先塋芝草記

少游時爲蔡州教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於
蔡將造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
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
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
芝數十本產於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絕夫豈一
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
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

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爲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尙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號汝南爲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眊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爲盜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爲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

舉以宣布教化而盛德尊行魁竒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寢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大踐更中外爲省戶郎作時膚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爲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民李興廬於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爲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

元祐八年四月吉記
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
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

祖氏遺編卷八終

祖氏遺編卷第九

浦城世裔之望編次

贈遺

元養吾公公諱浩然見家傳

楊載為祖孝子求母詩序

人雖有貴賤之異至於內役思慮外盡力於所事求以
保其父母妻子者則無不同也生於戰國疆場彼此之
間日夜治兵以相殺相奪及其敗也壯夫擱然盡命於
鋒鏑之下老病委於溝壑幼婦稚子繫纜滿道虞主將

之能奪之也憤而殺之者有之疲曳不能行棄之而去者有之寒暑饑渴之爲害病羸而死者有之幸而獲生或流入於窮髮之墟荒絕之野或因爲賤隸不能以其聲音自達於鄉里或聲音雖達於鄉里而親戚衰少力不足以相存其致身富貴者又往往有之至元二十年建安政和有黃華之亂黃華賊盜么膺踊躍號呼阻險以爲疆旋踵破滅浦城祖生浩然母乃爲官軍所虜去之二十有八年或來告之曰而母在河南問之不能名其地於是祖生之生三十有三年矣告於其父亟從而

求之往復奔走幾遍河南諸州而卒得於唐州之境奉以來歸遂爲母子如初與朱壽昌之事大相類亦世之所希聞者哉壽昌之孝所以卒稱於後世不遂泯滅者亦唯當世魁士鉅人能贈之以文辭故傳之雖久聞者猶信今之魁士鉅人尙矜於此能贈之以文辭則雖不爲壽昌而世有不傳者乎僕與之同鄉里敢序其事以請

杜本後序

天長朱康叔七歲知念母違離五十年而不相知及長

仕宦行四方求之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乃於同州得之母年已七十餘黨氏子女數人錢明逸守長安以其事聞詔還就官以母故通判河中迎其同母弟妹撫愛益篤數歲母卒泣涕幾喪明致白鳥集墓上東坡先生賦詩美之而其事益著聞者莫不興起誠足爲世教標表乃今浦城祖養吾其事絕類於康叔養吾名浩然往因黃華叛亂母爲官軍所虜去之二十八年而養吾生三十三年矣往復奔走幾遍河南諸州乃得於唐州之境奉以來歸康

叔之母父妾出嫁猶可知其踪跡而養吾之母死生浮沉俱未可知尤所希有翰林楊君仲宏序次其事以傳而明公鉅卿高人逸士莫不賦詩以美之養吾又自爲詩以紀其關途歷涉之勞道路艱苦之態母子離合之情悲喜苦樂一寓於詩讀之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當皇慶之間國家文治方盛賢大夫士皆萃京師仁宗皇帝以至孝率先天下惜未有錢明逸以其事上聞者而養吾遲回於師儒之席二三十年古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當世君子必有能振起之者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豈虛語也哉

揭傒斯爲求母詩

浦城孝子身姓祖自憐性命如糞土生纔五歲遭亂離
有母更被官軍虜零丁二十八春秋母縱得生何處求
天地茫茫明月恨江山漠漠白雲愁忽得母書驚母在
看書未盡淚先流書云流落河南縣河南踏遍無由見
唐州境上忽相逢白髮蕭蕭霜滿面誰知喜極情轉悲
旁人更問初別時千生萬死到今日始爲母子東南歸
東南迢迢閩山路入門猶記階前樹居人傳說盡相看

雞黍持攜竟朝暮祖生母子真可憐少壯離別老大還
同時鄉井避兵者幾人骨肉能生全願生母子長壽考
四海昇平永相保

趙孟頫

擾攘兵戈際漂零母子分去留俱有恨生死兩無聞淚
盡江南月魂飛漢北雲抱持相見處此樂復何云

劉賡

母逐官軍去孤兒靡所依大江限南北何處訪庭闈陟
屺人空老忘憂草漫菲豈期有今日獲侍版輿歸

元明善

冷月酸風夜長年聞哭聲母今猶在隸兒亦欲無生岐
路固多阻人神孚至情相逢還細認悲喜此時并

王士熙二首

母子天倫至如何有亂離秋風沉雁信寒日急烏慈白
髮見他縣斑衣還舊時一誠原有感諸福看來茲

五歲兒離母回頭廿八秋萊衣空濺淚萱草不忘憂入
眼孤雲見驚心萬里留到家稱具慶盛事過同州

鄧文原

田家桑柳蔭柴扉誰道兵戈有亂離住舍尙存萱草地
生兒不及木蘭時鳳釵一折悲誰語鶴表重歸樂自知
想見鄉閭歡會處萊衣起舞對齊眉

李

孟

原刻李益與唐時李君虞同名當是李孟之誤左遷集賢學士者李孟字道復

孤雲飛去望無踪淚眼空穿計莫從一念感天陰有相
兩萍浮海幸相逢流芳不獨歸朱壽錫類真堪繼穎封
最好賢尊尙無恙壽萱重喜伴喬松

程鉅夫

二十八年南北限三千里外死生疑一朝見母唐州地

昨日官軍破賊時

虞集

海內昇平四十年民生同井死同阡于戈昔日飄零者
猶及餘齡見所天

袁桷

江漢雲歸淚盡時芒鞋無力髻如絲舍傍父老猶相識
燈下深深話亂離

張養浩

目斷孤雲天四周人間無地着閒愁西風吹夢相逢處

兒亦華顛母白頭

仲壽

身經喪亂別庭闈天北天南憶綵衣一旦孝誠通感處
三千里外侍親歸

祖氏遺編卷九終

祖氏遺編卷九

祖氏遺編卷第十

浦城世裔之望編次

傳志

晉祖逖傳

祖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

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
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
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
聞荒雞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
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
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
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
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
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畧平昌公模等

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叅軍濟陰太守
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
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
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
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
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逖
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
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
救解之設者以此少逃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

遑北伐逃因進說帝乃以逃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逃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干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逃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逃帝嘉逃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

邱樊雅遣衆夜襲逃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逃幕軍士大亂逃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逃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逃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逃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逃遂尅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逃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逃逃旣尅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逃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逃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逃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逃知其意遂

與之頭感逃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於逃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逃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逃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逃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逃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

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逃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逃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逃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逃鎮雍邱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逃厚待遣歸咸感逃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逃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逃復爲逃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逃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逃節度

禮氏遺編卷十
四
皆山草堂軒子
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
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
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
以聞前後尅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
約勸督農桑尅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
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其得人心如
此故劉琅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
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

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
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
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
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
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
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
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
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
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

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閏率衆築壘未成而逃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逃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邱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逃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逃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

常自炊爨以養母轉尙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初弟約與逃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啟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

晉祖台之傳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

書行於世俱見晉書

劉祖冲之傳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也會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合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而施行歷位為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

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冲之歷法啟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

有軍事事竟不行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舩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暉之

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

行梁天監初暉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子

皓見南史

北魏祖瑩傳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會祖敏仕慕容垂為平原大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為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

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寒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旣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邠得忽有此子昶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

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蹟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云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

元日遺編卷一
九
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
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爲
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
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王印敕召瑩與黃門
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
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
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
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
罪狀余朱榮免官後徐秘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曆

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余朱兆入焚燒樂署
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
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
登阼瑩以大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
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爲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
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
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已
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
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

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道逸少馳今譽爲當世所推
起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爲尙書儀曹郎中典儀注齊神
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
賞嗣附陸媪爲尙書左僕射封燕郡公後見疎斥云子
君信君彥

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
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
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見北史
魏書

北齊祖鴻勳傳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雁門咸陽二郡太
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
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竝爲州主簿僕射臨
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
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
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
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通出爲防河別將守滑臺
永安初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渾李象鴻

勲竝爲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爲請竟不之官
後城陽王徽奏鴻勲爲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
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勲曰今來赴
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梁使將至敕鴻
勲對客齊神武會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
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

保初卒官見北史
北齊書

宋祖岳家傳

華山鄭隱撰

祖岳字景山別字伯高其先深州安平人父諱仲儁任

許州觀察判官在職有能名開寶中太祖詔拜右補闕
通判成都府知賀州廣南轉運使久之以疾免居於許
岳幼喪母哀毀過於成人年十三讀書尤嗜易與莊子
及長徧覽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陶隱居真誥超然
有出塵之志乃白所親願不婚娶補闕卒岳哭泣晝夜
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親友強以淖糜乃不滅性
服除舉進士不利於春官氏一日有白衣書生詣之岳
與語儒學之事相得甚歡終夜不寐他日復來書生謂
岳曰觀子神氣秀異可以絕風塵凌烟霞無矻矻於儒

學當思脫世俗之累爲佳品曰少有志焉病未能也今日之遇先生非天之所啟耶書生曰子能從我遊乎岳曰父母既棄養矣內無妻孥之累何往而不可書生亦未之信也言訖輒去或經旬或踰月一來岳事之彌謹書生屢與之期岳未嘗愆素書生見而益喜且曰神仙惟有志者可學子能如此可以學矣岳問書生曰先生何居乎書生曰我所居非遠又問果何處曰王屋山岳初得辟穀之術不食者三年聰明強記口甚一日顏貌潤澤見者異之後與書生偕入王屋山居數年從兄岳

通判河南府會王屋縣宰與補闕有舊因託訪之延致公館見岳曲盡兄事之禮贈以衣服等物止取淨巾一條餘悉不受每宴坐靜室終日不語好爲五言詩多述神仙事已而輒焚藁或問山中何以度日但笑而不答住幾月不粒食惟日飲醇酒數升而已時岳方出岳謂門人令孤圓曰兄早晚當有內艱吾不可久處此今往矣寄語吾兄善事太夫人無以弟爲念纔三月岳果丁母憂旣去乃入華山時時有人見於懸崖峭壁之間如履平地少年追躡不及遠而望之見其人石室中比至

其處則與石室俱不見矣景德初成都道士謝又元遇於峨眉山下又元善飲酒岳相與詣酒家飲七日不歇又元極困憊岳畧不霑醉吟嘯自若俄覺異香氤氳襲人遂探懷中出一物如碧玻璃其大如橘以授酒保揮手謂又元曰爾其往哉吾亦逝矣又元將別再三問岳名氏答曰吾祖伯高也俱出酒家行十數步又元回首已失之山下之人謂之祖仙後莫知其所終

熙寧元年春三月從

孫無擇立石

予嘗讀九天生神章廼知為仙之道豈易然乎或名

在仙籍或骨象合仙或轉輪終歸仙道其致一也要在養其氣存其神保其命固其根世人不知此故中道夭亡深可憐者祖公宿種善根長而不娶又神氣秀異有志於道豈骨象合仙者乎書生異人也故與同隱王屋山絕風塵凌烟霞後入華山時時有人見於懸絕崖壁間如履平地非神存而全者能若是耶予老矣每覽真誥及神仙事跡未嘗不掩卷興歎但凡骨氣濁莫能繼踵於前人所可喜者比遂退伏得放浪于山水間採芝餌朮以終天年亦無憾矣將仕

郎祖護以高祖石刻示予丐跋其後故書其畧云時

紹興癸丑季秋二十四日楚山道人蘇覺尹道書川中

蘇運使是也將仕是資州朝議大夫祖德恭之子岳乃護之高祖也

祖伯高少有超然出塵之志長與異人書生遊已而

仙去後從孫龍學公紀其本末刊諸堅珉以傳不朽

今夢傳宣教乃伯高從曾孫也遠示傳刻俾跋於後

披卷仍覽賢師蘇公先生題字歷陳為仙之道蓋亦

盡矣濯晚生後進性資凡陋徒仰祖仙之清風欽咏

蘇公之辭翰安敢形容其萬一哉紹興癸丑初冬二

十有五日雒陽王濯再拜書夢傳護之字也別字吉於

世之譏學仙者以為繫風捕影是徒斥其末而不究

其本矣文成五利少君藥大矯誣怪誕者此固有之

廣成安期赤松羨門飛升延永者果可謂之無耶故

賴鄉記記得仙之法凡三十六會真記論成道之門

總二十五顧性質學術積累功行如何耳孰謂仙不

可致歟祖仙傳懿行炳然固有明證足以間執譏議

者之口俾世之人洞然弗疑龍學祖公以其傳而刻

之金石闡耀遠祖之景鑠功亦懋矣紹興乙卯三月

二十四日祥符李平仲題

葛稚川著內篇論神仙事甚詳其門人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遂歷敘數十百人為之傳以告之則神仙之有無固不可以臆度也觀祖伯高與異人遊且謂其神氣秀異可以絕風塵凌烟霞其後卒以仙去此嵇叔夜所謂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及者秦皇漢武終身求之而不得又吾儒力詆其說有繫風捕影之誚皆非中庸之論愚於祖仙蓋有感也鄉人夢傳同

官昌州乃伯高裔孫暇日以龍圖公所書傳見示因

識其末紹興己未二月中澣日河南席登護為昌州司理日

道家言比干曾參並為仙官故知忠臣孝子誠貫天

地必享不亡之壽彼專以煉形服氣經申之術求出

世者亦勞甚哉祖仙傳載其童子時居喪以孝聞至

七日不勺飲又以事親勉其兄龍圖公泰山先生之

門人故其所立石者補於世教海陵查籥元章書荆南

查運使是也

世以儒道釋為三門殊不知仁義清淨圓覺其歸於

一揆特其所入之異耳觀祖伯高天性孝悌神氣絕塵蓋其根器深遠心與天遊故能躡虛超詣如此彼黃冠方士朝夕整衣焚香區區於散藥書符呼吸納吐而流浪於利欲者乃曰我欲學仙吾不信也紹興

丙子三月十二日莒山續臧宜多燕居軒書續吏部是也嘗

帥京南後為茶馬都大乃荆甫秋密學之壻與祖護夢傳為連祚

白居易有言以儒飾其身以道養壽誠哉是言也祖伯高幼嗜儒學及長脫俗遂為神仙中人飭身養壽始終如此居易之言伯高其得之淳熙丙申正月十

七日高平范炳文晦叔書

安陸連璽恭鑑淳熙三年季夏朔連邵州是也安州應山縣人顯謨閣

學南夫之子庶之姪孫庶字君錫昔日龍學與歐陽參政嘗用薦舉焉

祖氏素稱名族代生偉人至於君則為列仙蓋其積

德有自來矣夫傲睨烟霞糝糠萬化負閱千載猶一

朝夕此豈今日慕仙者可得夢見哉伯玉自清溪載

華山隱者所作傳來三復舊刻不能釋手俯愧塵滯

感嘆交作淳熙六年八月一日東萊蔡武子書於江

陵城西羅臺僧舍伯玉奎之子也資州朝議之孫行族弟也其奎之諸子今居荆南

清溪

宋祖士衡傳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為李宗諤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為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修飭復降監江州稅

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於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卒於官

宋祖無擇傳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出知袁

州自慶歷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詔之
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同
修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
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
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
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
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
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
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

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戢亦救
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
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爲帝言
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
未有爲之而無效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
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爲人好義篤於
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修爲文章兩人死力
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小
累鍛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俱見宋史

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逖誅厯數載游魂縱逸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瑯琊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晉書元帝紀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

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纂開差直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爲綴

術學官莫能究其深奧故廢而不理

隋書律志

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聿二曰小呂玉聿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

律緯

祖逖爲豫州刺史耆老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

朗遇慈父元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見本傳

宋始遷祖佑人公諱啟宋為建州別駕因家浦城為始

遷祖公居官不受私謁民懼重罪反覆求其活民威德

之方諸古而頌日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何圖今日復見

我祖見家傳

祖瑩少好學不遇偶行野外遇一人授一封函戒之曰

至家啟視歸視之乃墨也上有字云祖元珍何不懌興

於學終於伯尋為太學博士異之因函此墨供於堂上

夙興必整衣冠拜之故相傳太學博士所居為墨堂天

平初進爵為伯見元池說林

祖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

袁與祖洛陽一作中翩翩祖與袁

祖珽神情機警辭藻迢逸與裴讓之並有令譽省中為

之語曰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

祖詠戲作尚書省門吟云落去兩兩三三戴帽子日暮

祖侯吟一聲長安竹栢皆枯死進士落第者至尚書省

門散去故云見全唐詩集

孫樵與王霖書曰嘗得為文真訣於祖無擇無擇得於

皇甫持正持正得於韓退之見孫樵本傳

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問之答云口無擇言宋江休復

隣幾雜誌

祖氏今建州有此姓祖秀實屢作監司祖日新宋宣和

登科見鄭樵通志

養吾公棄官尋母事見陶宗儀輟耕錄及邵遠平元史類編補遺惟別母時年五歲邵則以為六歲

闕亡

商祖已高宗之訓一篇見書序

東晉祖海鹽令撫集三卷

祖光祿大夫台之集二十卷

志怪錄二卷今闕

北魏祖瑩神龜王子元厯一卷

宋劉祖散騎常侍柔之集二十卷

祖義成太守企之集五卷

祖長水校尉冲之集五十一卷

述異記十卷

綴術六卷

梁祖奉朝請暉之天文錄三十卷

刻漏經一卷

權衡記一卷

北齊祖孝徵等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以上見鄭志

元養吾公自作求母詩卷

韓性孝子傳以上見杜序

祖氏遺編卷十終



